

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地理分布问题^{*}

许彬彬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根据现有调查资料以及文献材料,古代的全浊声母大部分今读为清音。闽语区是全浊声母今读清音的代表区域,浊音清化以后不论平仄,多数读为不送气,少数送气。因此,判断音读层次的早晚某种程度上可以据此作出一定的区分。全浊上声归去声的规律在一些发展较快的方言中是显著特征,部分发展较慢的方言还保留阳上调。其中,闽南方言主要通行区域虽是遵循“浊上归去”的规律,却呈现如下类型:声母呈现系统分化、部分分化,声调呈现系统归并,部分归并类型。送气与否与闽语层次关系密切。

关键词:闽语;全浊;上声;分布;演变

一、引言

在诸多的音类中,拿哪些条目作为比较的重点,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选择重点音类研究,应该注意哪些原则呢?对此,丁邦新先生说过:“既要区分‘历史性和平面性’,也要区分‘普遍性和独特性’^①。而“全浊上声字”在汉语各个方言中的变化是突出而且层次分明的。

在汉语中古声母系统的结构下,并且依据王力^②、李荣、丁声树^③对《广韵》声母系统的拟测,全浊声母共有十一类:並、奉、定、从、澄、崇、船、群、邪、禅、匣。依照发音部位可以分为四大类,其中唇音类:並、奉两母;舌音类:定、澄两母;齿音类:从、邪、崇、船、禅五母;牙喉音类:羣、匣两母。“‘古全浊上声今变去声’,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演变规律,官话区的方言几乎全是这样的。只有少数方言,古全浊上声今读‘阳上’调。还有一些分阴阳去的方言,古全浊上声字往往归到‘阳去’里去了。”^④这条规律也是从语音的角度区分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重要

* 本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7世纪以来域外文献与闽南方言研究”(项目号:14CYY004)、2015年度“校长基金·年度项目”“清末以来域外文献与闽南方言研究”(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号:20720151173)资助。

① 丁邦新.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M]//丁邦新.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187-196.

②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9-144,227.

③ 李荣,丁声树.汉语音韵讲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2-3.

④ 李荣,丁声树.汉语音韵讲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4.

依据。依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闽语区域界定,我们从闽语6个次方言区选择如下代表方言点:闽南(厦门思明、漳州龙海、泉州晋江、泉州南安、潮州、澄海、揭阳、台北、莆仙、莆田、仙游)、闽东(福州、福鼎)、闽中(三明)、闽北(建瓯、建阳)15个点^①为主作为比较对象,从《方言调查字表》中选择了131^②个全浊上声字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东方语言学网站“方言字音及比较”数据库^③、小学堂数据库^④以及现有研究报告的相关资料,结合田野调查语料和国内外文献资源进行比较分析,重点考察闽南方言全浊上声字的分布和类型问题。

二、语音演变的历时梳理

据罗常培研究《开蒙要训》^⑤时研究指出,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方音声母方面全浊声母已经开始清化。罗先生举了“帮并互注例”“非奉互注例”“端定互注例”“照澄互注例”“以澄注知例”“精从互注例”“见群互注例”“以匣注晓例”。^⑥据罗常培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唐五代西北方音也出现了浊上变去的现象。他认为《开蒙要训》注音者的方音里全清全浊互注,《千字文》和《大乘中宗见解》里全清上去声字和全浊的上去声字。^⑦闽南方言中上声不分阴阳的方言点,全浊上归去,次浊上部分保留在上声,部分归去,正好印证了这个规律。

宋代浊音清化的更为明确并且普遍,全浊上变去声亦是该时期普遍的语音现象。据周祖谟的研究,北宋声母的特点是:全浊声母全部消失,变成了清音。群母、並母、定母、从母、床母、澄母按平仄分为两组,仄声配全清,平声配次清。说明浊声已经清化。而摩擦音的禅、邪、匣、奉诸浊声母也与相应的清母审、心、晓、非相配,也完全清化了^⑧。王力^⑨、李无未^⑩、竺家宁^⑪也认为南宋音系全浊声母基本清化了。大部分闽南方言中,还保留一些浊声母的现象,并未完全同于北方方言清化的格局,语音演变规律的参差也反映了闽南方言语音层次的复杂性。

声调方面,蒋冀骋、吴福祥在《近代汉语纲要》认为:全浊上变去声,始于中晚唐,五代后蔚为大观,成为一种较普遍的语言现象。但真正被文人所认可,反映在音注等著作中,则是宋代的事。^⑫而到了元代,出现了代表元代语音面貌的《中原音韵》,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

① 实际论证包括周边方言的用例,因此15个点只是作为代表,但不局限于15个点。

② 实际能够调查统计的有效字共119个字(部分剔除的字是非常用字)。

③ 2015年写作此文时东方语言学网站数据尚可用,后来数据迁移至复旦大学中华文明数据中心。数据来源见:方言字音即比较数据库[DB/OL].(2015-05-11)[2015-11-30].<http://www.eastling.org/tdfweb/cmcategory.aspx>.

④ 小学堂[DB/OL].(2015-06-10)[2018-12-28].<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⑤ 注音本《开蒙要训》是后唐时期的文献,见罗常培的考证。

⑥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52.

⑦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28-30.

⑧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81.

⑨ 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9-144,227.

⑩ 李无未.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C].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68-73.

⑪ 竺家宁.声韵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4:445-453.

⑫ 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113.

来看,《中原音韵》一向被认为是研究元代音韵的主要参考资料。李无未认为《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特点之一就是“浊音清化”,他认为,除了次浊声母外,所有的全浊声母都变成了清音。浊音清化的规律按声调的平仄不同,分为两条:(1)全浊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字,平声变为发音部位相同的送气清音(次清),仄声变为发音部位相同的不送气清音(全清)。(2)浊擦音声母字不论平仄,一律变成发音部位相同的清音。声调方面,他认为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音韵》里分化为上声、去声两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全浊上声字全部变为去声。^①但是蒋冀骋、吴福祥认为《蒙古字韵》中浊上不变去。

到了明清时期,就官话而言,声母总数大大地简化了。此时研究材料及文献材料较为丰富,如本土的韵书、字典、词典等,西方传教士所编写的教科书、辞书等;对音材料,如汉朝对音材料、琉汉对音材料,日本学者所编写的教科书、辞书等。并且清末的传教士已经对汉语方言开始分区,官话内部系统复杂,南北分立显著。

目前学者关于闽南方言音类的研究大多囿于《切韵》的藩篱,尤其在解释中古全浊声母在今闽方言中读清塞音、清塞擦音中小部分送气,大部分不送气现象主要依据《切韵》音系的清音不送气、清音送气和浊音三套塞音、塞擦音声母来解释,但是这样往往找不到真正的层次来源。

罗杰瑞^②则抛弃了《切韵》的格局,认为闽语并非直接从《切韵》传下来的,送气和不送气浊音的对立特别重要,指出这是闽语区域共有的,有别于其他方言的特征。因此他在构拟原始闽语(Proto-Min)时,归结出六套塞音、塞擦音,主要的差别在于多出一套弱化清声母和送气浊声母。

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和实地考察的结果来看,闽语全浊上声字,声母方面大部分清化,声调如有阳去调的保留在阳去调居多。我们认为“全浊上归去”的研究不仅仅在单字音读层面的考察,还需要从词汇层面,尤其是新旧文读层考察闽语复杂分化的层次问题上进行考察,这与杜文的论证不谋而合。杜佳伦认为:“依据古全浊声类的音读表现,闽语的声母系统在历史分层上至少需要分为四项层次:唐宋文读层、江东层、北方层以及非汉语干扰层。其中北方层有部分声类带有明显的上古特色,例如古匣母读同群母,则其历史时间可以上推至西晋以前,不完全等同于韵读系统的晋代北方层;此外,古闽越语的母语使用者在学习古汉语时,依其音韵习性进行一系列的音韵调整改读,遂形成具有系统特色的非汉语干扰层。”^③

闽语各个次方言中音读层次复杂,在全浊上声字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类型方面也显示出古音层次和语言接触层次的叠置现象。大多数学者认为闽语的全浊声母大部分不送气,部分送气是看似无规律现象,或者不规则音变现象,并未深入讨论,在闽语区域更是突出表现。闽南方言作为闽语的次方言,内部相对一致,在重要的音类方面也显示了一致性。闽南方言主要分布区域跨了海峡两岸(主要是台湾地区),以及境内三个省份(福建、广东、海南),具体音值和音类的差异主要是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其中,闽南方言不少重要的语音特征也显示了规律性演变,大体而言,有些是语音内部演变有些则是内源层次的变化导致。

① 李无未.汉语音韵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75-93.

② 罗杰瑞.闽语声调的演变[J].张惠英,译.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4):107-116.

③ 杜佳伦.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M].上海:中西书局,2014:437-438.

三、各点全浊上声字音读分布

(一) 15 个点全浊上声字声母音读对照

表 1 15 个点声元音读表

今读 古声母	厦门 思明	漳州 龙海	泉州 南安	泉州 晋江	潮州 府城	揭阳	澄海	台北	莆田 埭头	仙游 城关	福州	福鼎	三明 三元	建瓯	建阳 潭城
並母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p/p ^h	β/p/p ^h
奉母	h/p	h/p	h/p	h/p	h/p	h/p	h/p	h/p	h/p	h/p	h/p	x/p	h/p	x/p/p ^h	x/β/m
定母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t ^h	t ^h /l/h
从母	ts/ts ^h	ts/ts ^h	ts	ts	ts	ts	ts	ts/ts ^h	ts ^h /ts ^h	ts/s	ts/s	ts	ts	ts	l/ts
邪母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ʃ/ts ^h	ʃ/ts ^h	s/ts ^h	s	s	s/x	s
澄母	t/ts/t ^h	t/ts/t ^h	t/ts/t ^h	t ^h /ts	t/ts/t ^h	t ^h /ts	t ^h /ts	t ^h	t ^h	t/ts/t ^h	t ^h	t ^h	t ^h	t/ts/t ^h	l/h/t/t ^h
崇母	s/ts/k ^h	s/k ^h /ts	s/ k ^h /ts ^h	s/k ^h /ts	s/ts	s/k ^h /ts	s/k ^h /ts	s/h/ts	ʃ/ts	ʃ/k ^h /ts	s/k ^h	s/k ^h	s/k ^h /ts	s/t ^h / k ^h /ts	s/k ^h
禅母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s/ts ^h	ʃ/ts ^h	ʃ/ts ^h	s/ts ^h	s/ts ^h	ʃ/s	s/ts ^h	s/ʃ/ts ^h
船母	ts/s/t	ts/s/t	s	ts/t	t	ts/s/t	ts/s/t	s/ts	ʃ/t	ʃ	l/t	l/t	—	t	t
群母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k/k ^h
匣母	θ/h/ l/k	θ/h/ l/k	θ/h/ l/k	θ/h/ l/k	θ/h/ n/k	θ/h/ n/k	θ/h/ n/k	θ/h/ l/k	θ ^h /k	θ/h/ l/k	θ/h/ x/k	θ/x/k	θ/h/k	θ/x/ h/k ^h	θ/x/l/ʃ

从上表各个定点来看,全浊上声字除了建阳潭城的点保留浊音的现象,匣母字部分代表字实际音读[1]之外,全部清化。“浊音清化(devoicing)”一向被看作语音演变过程中一条规律性的通则,这在大部分方言中以及印欧语系语言中都可以印证。

上表所示並、定、邪、澄、崇、禅、群母的上声字,声母清化之后送气实际还比较普遍,并非个别现象。但是,单纯从表中的实际音值来看并未体现明确的规律性,送气现象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呈零星分布状态。即使是覆盖面比较广的送气现象,在各点的代表字中也只占少数。这也证明了闽南方言内部语源与层次的复杂性。

另外,我们对传教士所编的厦门方言词典系列所进行的拟音^①:1873年《厦英大词典》(杜嘉德)、1874年《中西字典》(马偕)、1883年《英厦词典》(麦加湖)、1894年《厦门音的词典》(打马字)以及日本学者小川尚义主持编写的一系列“日台辞典”和“日台会话”系列的,关于厦门话、漳州话、台湾话文献的全浊上声字,基本与前文观点一致,90%以上的全浊上声字

① 具体论文见系列论文,这里不再赘述。

归入了去声,除了零声母之外,声母全部清化。

(二) 15 个点全浊上声字声调音读对照

表 2 15 个点声调对照表

调 值 调 类	厦 门 思 明	漳 州 龙 海	泉 州 南 安	泉 州 晋 江	潮 州 府 城	揭 阳	澄 海	台 北	莆 田 埭 头	仙 游 城 关	福 州	福 鼎	三 明 三 元	建 瓯	建 阳 谭 城
阴平(1)	44	44	33	33	33	33	33	44	533	54	44	44	553	54	53
阳平(2)	24	24	24	24	55	55	55	24	24	24	52	212	41	—	334/ 41
阴上(3)	53	53	55	55	53	53	51	53	453	32	31	55	21	21	21
阳上(4)	—	—	22	—	35	35	35	—	—	—	—	—	353	—	—
阴去(5)	21	21	31	41	213	213	214	21	42	52	213	42	33	22	332
阳去(6)	22	22	31	—	11	11	11	22	11	21	242	33	—	44	43
阴入(7)	5	4	5	5	21	1	1	4	21	2	23	2/42	213	24	214
阳入(8)	32	32	3	34	4	4	5	2/4	4/35	4	4	24/ 24	—	42	4

“浊上归去”也是唐代中期以后从北方开始发生的一项重要音变,这项音变同时期的南方并未发生,这也体现在闽语那些保留阳上调的次方言中。据史存直^①的研究,文献上可见的浊上归去最早见于盛唐及中唐诗人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的诗歌押韵,何大安^②综合各家看法认为最迟在《切韵》成书一百多年后,这项演变就已经发生了,同时指出,所见文献材料及所涉人物的活动范围均在北方,同时期的南方并未发生变化。反映在闽语区域内,保守型的方言区域保留阳上调,所以全浊上并未归去声,开放性的方言区域受到北方方言(或言通语)之强势影响,先行归入去声,这充分说明了闽语音类方面的发展也呈不平衡特点,演变的步调并非一致。

三、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分布类型

(一) 声母系统分化型

声母系统分化型主要针对其一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今天全部清化,部分送气、

①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5-35.

② 何大安.“浊上归去”与现代方言[M]//何大安.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台北:文盛彩印事业有限公司,2009:59-82.

部分不送气的现象；其二古全浊声母今读擦音、边擦音、喉音全部为清音。

在考察的 15 个方言点中，大部分点的並、奉、定、澄、从、崇、船、群等中古浊塞音或浊塞擦音已经完全清化，比如，厦门（思明点）、漳州（龙海点）、泉州（南安、晋江）、潮州、澄海、台北等，分别读为同发音部位的清音声母。

如果清音声母塞音塞擦音的，就有送气和不送气之分。总的来看，这些中古全浊声母在闽南方言里读不送气的比送气的多，浊音清化后送气与不送气也反映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闽南方言主要分布区域以送气居多，不送气只有小部分，例如：並母字的“部、簿、被、抱、伴、拌、並”在厦门思明、泉州南安点，都有送气的读法，其中“部、被、抱、伴、拌、並”声母有两读，一读送气，一读不送气，但是送气与否并不直接与时间层次相关，而与文白层次关系密切。例如：“部”字在厦门、南安、泉州鲤城、台湾闽语中，文读为不送气、白读送气，白读组词“一部 [pho6] 册”指的是一套书，“被、抱、伴、拌、並”字表文读也是不送气、白读送气；文读的词大多是比较晚近的，白读的词汇都是比较早期的固有词。“簿”却只有送气音的读法，见于厦门思明、漳州龙海、南安、晋江、潮州、台北、揭阳、澄海以及莆田和仙游，福州、建瓯、三明、福鼎读为不送气清音 [p]。定母字的“待、挺”却与並母字相反，文读送气，白读不送气。

有的学者比较其他方言的音变规律，认为这是一种不规则音变现象，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受到北方官话层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闽南方言中全浊声母今读送气的塞音、塞擦音是早期的语言层，^①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客赣方言的影响。^②

莆田、仙游方言中全浊声母的从母、邪母、禅母读为擦音 [ʃ]，部分读为塞音、塞擦音大部分也为不送气音，但是已经全部清化。

（二）声母部分分化型

声母部分分化型主要针对古浊塞音、塞擦音部分清化，部分保留浊音声母的情况，部分今读擦音也存在浊擦音的现象，部分今读喉音也保留浊音的情况。

闽北建阳、崇安、石陂保留部分浊声母现象，这可能与闽北地区与吴方言地理位置临近之关系密切。其中石陂点保留得比较完整，建阳和崇安的浊声母实际音读为进一步弱化的浊音。石陂保留 b、d、g、dz、ɳ 五个浊塞音、塞擦音、擦音，最为完整，建阳保留 β、l、ɳ，崇安保留 β、l、j，其中 β 是 b 的弱化形式，l 是合并了从 (dz)、定 (d)、澄 (ɖ) 而成的，ɳ 见于匣母字。

（三）声调系统归并型

声调系统归并指的是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调，分阴阳去的归入阳去的类型。

王莉宁^③指出全浊声母与次浊的分调类型，其中全浊声母在闽语区域主要发生了这样的系统归并，若某一个字有文白异读，则文读归上声，白读归阳上或阳去。这可以说是由闽

① 李如龙.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 [J]. 语言研究, 1985(1): 139-149. 庄初升.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研究述评 [J]. 语文研究, 2004(3): 56-60.

② 龙安隆. 也谈闽语全浊声母的送气现象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5): 131-135.

③ 王莉宁. 汉语方言上声的全浊次浊分掉现象 [M] // 曹志耘. 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29-138.

语内部很强的一致性决定的,如:

福州:

全浊上(阳上[242]=阳去):动[təuŋ24] 棒[pʌuŋ24] 厚[kʌu242] 坐[səy242/
tsə42] 件[yəŋ242]

厦门:

全浊上(阳上=阳去):动[təŋ22/taŋ22] 棒[paŋ22] 厚[kau22/hə22] 坐[tse22/
tsə22] 件[kia22]

上述厦门话的例子,大部分全浊上声字,不论文读或者白读,浊音清化后,浊上皆已归去。因此,闽南—厦漳型这一类型的全浊上声白读层 90% 以上的字并入阳去,只有个别文读层归入阴去。有时也出现保留在上声调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少数,而且这些字音基本是受近代官话音影响的结果,如“很[hun53]”和“晃[hua53]”字仅仅是保留在文读层,这些词也不是闽南方言固有词。

(四) 声调部分归并型

声调部分归并型指的是全浊上声字部分归去声,部分保留在阳上调类的类型,这取决于该方言调类是否保留阳上调类的格局。

闽语的几个主要次方言中全浊上声的归并不是完全一致,有上面的系统归并型的,也有部分归并型的。如闽南方言的南安话、潮州、揭阳、澄海还保留阳上调,因此并非所有的全浊上声字都归去声。这种类型也属于部分归并型。

闽北建瓯方言全浊上声字 50%~65% 归入去声,仍有 25%~40% 左右归阳入。李如龙先生分析建瓯话全浊上归阳去后因为模仿普通话的调值而转移到阳入降调。根据调查资料,我们发现,建瓯话中的异读字既有文读阳入白读阳去,也有文读阳去白读阳入。就闽语而言,白读代表的历史层次要早于文读。具体统计如下,建瓯方言全浊上声字共 128 例,有 73 字归阳去,36 字归阳入,其余 19 字分别归入平声、上声、阴去、阴入。其中异读字的归并情况不一,文白异读的情况,例如“下”字,文读阳去、白读阳入,“柱”文读阳入、白读阳去;别义异读的情况,如“范”,阳去调表示“模范”,写成“范”作为姓氏的,读为阳入调。其他异读的情况,如入“妓”有平声、阳去两读。

潮州、澄海由于声调保留了阳上调,因此该类型的方言多数为全浊上声字还是阳上调,只有个别归入阳去调,个别分化为阳平调。杜佳伦^①对澄海作了专门的列点论证。

晋江方言也比较特殊,阳上、阴平的调值接近,全浊上归入了阴平,部分保留在上声调。

何大安^②认为闽语表面可以分为清楚的两类,一类是厦门、潮州、万宁、莆田、顺昌双溪、福州;一类是建瓯、邵武、永安。前者次浊上一部分入阴上,另外一部分入阳上,或更入阳去。后者次浊上声字都入阴上,不与浊上字同进退。

① 杜佳伦. 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349-373.

② 何大安. “浊上归去”与现代方言[M]//何大安. 汉语方言与音韵论文集. 台北: 文盛彩印事业有限公司, 2009: 59-82.

四、闽语全浊上声字的归并与分化理论探讨

(一) 标记理论的影响

标记性(markedness)指的是语言学的一条分析原则,包括有标记(marked)和无标记(unmarked)及中性的值。即区别语言特征是否存在的原则。

所谓“标记性”(markedness)就是不自然(unnatural)、不容易发音,在音位对立中需要标注的音韵特征,反之,则为无标记性(unmarkedness)。语音的标记性可以从世界语言的采用率得到印证,Maddieson^①根据 UPSID^②的统计,提出清擦音[s]/[ʃ]比较常用,而浊擦音[z]/[ʒ]却不常用。同样的道理,浊塞音、塞擦音、擦音以及送气的现象相对而言是具备标记性(markedness),而清音相对是无标记性(unmarkedness)。语音从有标记性发展到无标记性也是音变发生的动机之一,认同这个解释的话,与高本汉(1926)、罗常培(1991)、董同龢(1968)、陈新雄(1984)、李如龙(1985)、庄初升(2004)^③认为上古全浊声母是送气的,闽语也在这一特征方面体现音变的连续性,就浊塞音、塞擦音演变模式可能出现两条路子:

送气浊塞音、塞擦音 > 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 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送气浊塞音、塞擦音 > 不送气浊塞音、塞擦音 > 不送气清塞音、塞擦音

当然持古浊音送气说的观点也受到不少质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路子正好可以解释闽南方言内部上述几种归并和分化的音变问题。

闽南方言全浊声元音读送气清音实际上是唐代送气浊音的遗留,^④这与马伯乐^⑤构拟的“唐代长安音”不送气浊音现象有相悖之处,此外,马伯乐当时的构拟受到了高本汉的质疑。

浊音清化过程中,送气不送气现象在《开蒙要训》和《大乘中宗见解》两部文献中就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因此闽语中浊音清化出现两种不均衡情况便可溯源。

古代声调调值和调类的分立主要依据声母的清浊而定,大部分东亚和东南亚语言中声调的对立都是跟声母的清浊相关,据 J.J.Ohala 的归纳高调往往产生于清辅音,低调往往产生于浊辅音。^⑥例如厦门话的全浊上声字归入去声后,读为低平调,调值为 22。浊音清化之后,声调也往往出现变化,或者归并,或者分化。

① Maddieson Ian, Patterns of Sounds[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6-173.

② UPSID 是 Maddieson (1984) 在其论著中应用数据库的缩写, 全称是 the UCLA Phonological Segment Inventory Database.

③ 王力、周法高、李方桂、陆志韦、李荣、竺家宁等对高本汉等拟定送气浊音持批判态度, 认为这在辨义方面是无关重要的。

④ 李如龙, 中古全浊声母闽方言今读的分析[J], 语言研究, 1985(1): 139—149.

⑤ 马伯乐, 唐代长安方言考[M], 聂鸿音,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27-47.

⑥ J.J.Ohala, The Phonetics of Sound Change[M]// C. Jones (ed),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London: Longman, 1993: 237-278.

(二) 层次分析

闽语是层次叠置的汉语方言系统。具体表现在语音演变方面,并非朝着整齐、划一的规律性演变,在语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呈现不规则音变的现象。语音的异读系统诸如文白异读、别义异读、多源异读的层次叠置,导致音变错层,形成今天的语音格局。

杜佳伦^①以古汉语全浊声类为历史层次分析的参照系统,观察比较这类古全浊声母在闽南、闽东、闽北等闽语三大次方言之间的音读对应关系,从中联系相应的音韵特点,进而辨析出相异的四项层次系统:一是文读层,二是浊音白读层,三是不送气的清音白读层,四是送气的清音白读层。

比如在厦门话、漳州话、泉州中,古奉母上声字白读层读[p]是《切韵》前的语音现象,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时代的现象,与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的论断相合。中古澄母字读[t]或[t^h],此读音反映的是《切韵》早期的语音特点。如“柱”字文读音为[tsu6]白读音为[t^hiau22],其中[t^h]可能早于切韵。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韵母[iau]可能是上古某方言语音的残迹,其二是送气音[t^h]的层次一般早于不送气音[t]的层次。中古匣母读[k]/[k^h]自然也是《切韵》之前上古音的保留,但读零声母则较难定性。中古邪母、禅母,白读塞音、塞擦音[ts]/[ts^h],但是文读层基本为擦音[s]。可能这类声母在早期以塞擦音为主,后来却受某一方言的影响而演变为塞擦音。因此,从源头上来看,这些读塞擦音声母的字来源上并不一定是《切韵》音而是上古汉语的某一方言。

五、结 论

我们考察了闽语的次方言在闽东、闽北、闽中、闽南的15个点,得出的结论与杜佳伦(2014)观点相近,但略有修正,重点讨论的是全浊上声字的区域类型及演变规律。语音演变线索是我们分层的重要依据,中古全浊上声字在闽语的分布情况以及具体的音读特征反映了如下四个层次的特点:其一,文读层的全浊上声字在闽北仍然保留浊音,这可能与闽北地处吴方言和闽方言交界地带有一定的关系,莆仙方言从、邪、禅母的擦音声类已经先行清化,莆仙方言的文读层比闽南方言的文读层要晚一些;其二,北方层的全浊声母在闽北也保留了浊音,其中并、奉不分,匣母二分情况反映了自秦汉到魏晋的北方汉语声母特点。其中闽南、闽东的北方晚近的层次均已清化为不送气清音;其三,唐宋文读层的全浊声母在闽语各地一律读为不送气清音;其四,上古送气浊音层已然清化,但保留送气的有标特征,体现在各闽语点实际音读为送气清音,体现在一些常用词的音读上。这些也表现了闽语历史层次的复杂与多样性。早期的闽南方言全浊声母应该都是送气的,由送气变为不送气、浊音变清音是音变过程中有标向无标化的趋势。闽语全浊上声字的演变类型呈现系统分化、部分分化、系统归并、部分归并类型,这些现象与其语音层次直接相关。

^① 杜佳伦. 闽语历史层次分析与相关音变探讨[M]. 上海: 中西书局, 2014: 349-373.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Shangsheng(上声) Words with Voiced Initials in Min Dialect

Xu Binb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Province 3610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survey data and literature materials, most of the ancient voiced Initials are read in unvoiced. The Min dialect area is the representative area which shows the trend of devocalization. Most of the voiced initials are aspirated while a handful of voiced initials unaspirated, regardless of the even tone or the oblique tones. Therefore, to judge the strata of phonology, sooner or later, to some extent, a certain distinction can be made accordingly. The pattern of the shangsheng(上声) words with Voiced initials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in some fast developing dialects. Some of the slower developed dialects also retain the yangshang(阳上) tone. Among them, although the main area of Minnan dialect is to follow the pattern of “turning the shangsheng(上声) words with Voiced Initials into qusheng(去声)”, it presents the following types: the initials show system differentiation, partial differentiation, tone present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part of the integration type. The voiced initials are aspirated or unaspirated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strata in Min dialect.

Key words: Min dialect; Voiced Initials; Shangsheng; distribution; evolution

(学术编辑:李无未)

许彬彬,女,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